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四書解義卷二十二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監丞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姜令熙

日講四書解義卷二十二

孟子下之四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濵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寛薄

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歷叙羣聖之行事而極尊孔子以隱寓其願學之意也曰學不宗至聖則其統不一然不取羣聖折衷之則其道亦不著嘗考伯夷目不視非禮之惡色耳不聽非禮之惡聲視聽如此其不苟也非可事之君不事非可使之民不使事使如此其

甚嚴也世治則進而仕世亂則退而隱進退如此其有擇也不特是也即橫暴之政之所出橫暴之民之所止亦不忍居也不但橫暴不居其心即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之貴坐於塗炭之汙而唯恐其浼已也當殷紂濁亂之時避居北海之濵以待天下之清故後世聞伯夷之風者雖頑而無知之夫亦化而為廉雖懦而無守之夫亦化而有特立之志是伯夷之行事如此又嘗稽之伊尹矣伊尹嘗曰君皆可

事何所事而非君民皆可使何所使而非民其言如此故其為行也治亦進而仕亂亦進而仕以求盡其事君使民之責焉而因以自任曰天之生斯民也原欲使先知其事者覺後知之人使先覺其理者覺後覺之人予今幸為天所生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先知先覺之道覺此後知後覺之民而不敢負天之託也由其言以推其心思天下之民但有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即若己推而內之溝中是其以

一人之身而自任天下之重也是伊尹之行事又如此又甞稽諸栁下惠矣不以汙君為羞而不事不以小官為卑而遂辭其進而事汙君為小官也不隱其在己之賢能而必行己之直道至於為人所遺佚而無怨恨之意即由是以阨窮其身而亦無憂憫之情不特是也即與鄉里之人並處而其中亦油然自得與之偕而不忍去也甞自言曰爾自為爾我自為我雖袒裼裸裎失禮於我側亦爾之無禮耳焉能有涴

於我守禮之身哉故後世聞柳下惠之風者雖狹陋之夫亦化而為寛大之量刻薄之夫亦化而為敦厚之行是柳下惠之行事如此若夫孔子之行則獨有異焉者當其於齊也因晏嬰之沮而去焉則接淅而行不容頃刻而留也及其於魯也因女樂之受而去焉然猶有待於膰肉之至曰遲遲吾行也夫其所以遲遲者為去父母宗國之道而不忍恝然於此也即此觀之其或速也非失之急迫可以速而速或久也

非失之濡滯可以久而久或處也非以隱為高可以處而處或仕也非以位為榮可以仕而仕葢其神妙莫測與元化同流而絶無意必固我之私是孔子之行事又如此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此三節書是言孔子時中之聖能兼三聖之事也孟子歷敘羣聖之後又從而斷之曰夷尹惠與孔子其行事如此皆古聖人也然自我觀之其聖亦有不同者伯夷以節高天下就其皭然粹白無少點汚殆聖之清者也伊尹以身肩天下就其毅然擔當無少退謏殆聖之任者也柳下惠以量容天下就其油然樂

易無少岸異殆聖之和者也至吾孔子則仕止久速不倚一偏變化推移無所不可清而未嘗不任任而未嘗不和如一元之運流行不息蓋聖之時者也豈三子之所能及哉夫孔子兼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譬之於樂其猶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者乎蓋樂有八音獨奏一音則一音自為終始而為小成若夫集大成也者當衆音未作則擊鎛鐘以宣其聲及衆音既闋則擊特磬以收其韻金聲而玉振之

也蓋金玉二者衆音之綱紀金不聲則衆音無由始自鎛鐘一舉則衆音隨之俱起是金聲也者所以開衆樂之端而始乎條理也玉不振則衆音無由終自特磬一擊則衆音由是俱止是玉振也者所以收衆音之節而終乎條理也始終之間脉絡貫通此樂之所謂集大成也然則樂之始條理者其即孔子於羣聖之理無不融會而為智之事乎蓋時中之智其昭晰無所不開固有然也樂之終條理者其即孔子於

羣聖之理無不全體而為聖之事乎盖時中之聖其凝成無所不收固有然也其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如此此孔子所為獨異於三子也夫聖智兼備固孔子之所以集大成而智以成始又以要終則聖又由於智不觀之射乎智之事可以合時譬則射之巧可以中的也聖之事可以詣極譬則射之力可以遠到也然必知之至而後行之盡有定見乃有定力猶自此至彼以射於百步之外也其引弓發矢以至於侯

者是爾之力也其直貫於的而不失諸正鵠者非爾之力也巧也盖巧以運力而後為善射智以成聖而後為全徳若孔子之巧力俱全聖智兼備信乎兼三聖之所不能兼而吾之所願學者在是也可見聖人之行有偏全皆因知有偏全而致知之要在於窮理格物苟本原一毫未徹為仁即不免偏於仁為義即不免偏於義有志聖人者豈可以生質之美而不極學問之功哉

北宫錡問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此一章書是言周室班爵祿之大畧也衞人北宮錡者有感於戰國時之爵祿皆非其舊因而問曰朝廷設官分職統理內外莫大於爵祿而爵祿之制莫備於成周周室之初其班爵祿之制如之何孟子曰周家爵祿之班其初制甚詳今皆不可得而聞也盖因後世諸侯兼并僭竊惡其所班之爵妨害已之越分干名惡其所班之祿妨害已之侵占土地而皆去其載周制者之籍是以無所考而知也然而規模之建

立體統之昭垂猶有幸存而未泯者軻也嘗聞其畧也先以班爵言之天下之大統於一其父天母地而為天之子者天子也天子之貴自為一位尊無二上矣然天下非一人可獨理於是衆建萬國或為同姓之親或為異姓之賢與之共治焉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與男同一位自天子以下凡此五等爵之通於天下其截然而不可紊如此一國之中統於尊其出命正衆為國人之擁戴者君也天子君於畿內諸

侯君於列國各自為一位矣然一國亦非一人可獨理於是分命庶官或為賢者而在位或為能者而在職與之共治焉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自君以下凡此六等爵之施於國中其凛然而不可奸如此更以班祿言之祿出於地祿有厚薄則地有多寡天子制地於畿內方千里蓋其爵為最尊故其地為最廣也若夫公侯卑於天子故制地皆方百里伯又卑於公侯故制地方七十里子男

又卑與伯故制地方五十里是祿之所班凡有四等四者之外又有受地不足於五十里者則祿予之入有限而朝覲會同之費不給勢不能自達於天子於是因大國之諸侯而以姓名通於天子謂之附庸此班祿之制之通於天下者也更以班祿之施於王朝者言之其為天子之卿受地所出之祿則視諸侯國之百里大夫受地所出之祿則視諸伯國之七十里元士受地所出之祿則視諸子男國之五十里以王

官之祿比藩封之君蓋以重內臣而尊天室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

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此四節書言列國班祿之差等也孟子曰以班祿之施於侯國者言之公侯之國則為大國其地方百里而其卿大夫士之禄皆準諸其君以漸及君十倍於卿祿卿祿四倍於大夫大夫倍於上士上士倍於中士中士倍於下士而下士與庶人之為府史胥徒在

官供事者同馬顧其祿之受於官者惟取其足以代耕而已蓋祿班於上或加數倍之入而不嫌其豐祿給於下或準一夫之田而不病其嗇尊卑有序厚薄適宜如此其於次國亦然伯為次國其地方七十里而其卿大夫士之祿亦準諸其君以漸及君十倍於卿祿卿祿則三倍於大夫大夫倍於上士上士倍於中士中士倍於下士而下士之祿則又與庶人之為府史胥徒在官供事者同馬顧其祿之受於官者亦

惟取其足以代耕而已其於小國亦然子男為小國其地方五十里而其君與卿大夫士之祿或隆或殺亦各有一定之制如君之祿固十倍於卿而卿之祿猶得二倍於大夫至於大夫則惟倍上士上士則惟倍中士中士則惟倍下士下士則與庶人在官服役者同其所受之祿焉要之受祿於官亦取其足以代耕而已合而言之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盖祿寖厚而不殺則地必不足以供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盖

祿寖薄而復殺則臣不能以自給此周制所為善也
然庶人代耕之義豈盡同於下士而無其等哉觀耕
者所得之田每夫各受百畝百畝之田各宜加糞糞
多而力勤者上農夫也計其所獲可食九人降而上
次其所獲可食八人降而中農其所獲可食七人降
而中次其所獲可食六人又降而為下農其所獲可
食五人蓋力漸以惰所獲漸以輕所食亦漸以寡若
夫庶人在官者事有繁簡力有勞逸故其受祿多寡

大約以農夫所獲之多寡為差等焉所謂　足以代其耕者如此夫列爵有尊卑而内外殊其制班　有多寡而上下異其規周制之初如此柰何諸侯惡其害已之兼幷僭竊而去其籍哉幸而孟子猶能述其大畧所以後世得考王制之規模者頼有此篇之存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

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顔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羮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

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賔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此一章書是因論友道而見貴貴尊賢有交相為重之理也萬章問曰朋友五倫之一人未有不藉友以相成者敢問其道為何如孟子曰交友之道在忘勢分畧形迹去驕人矜已之念而已如已雖長不敢挾

其長以加於少者而與之友已雖貴不敢挾其貴以加於賤者而與之友已雖有兄弟之貴盛不敢挾其有兄弟以加於寡弱者而與之友葢友也者所以友其德以為我進修之助也一有所挾則其心必不虛而其意必不誠有德者不為我友何以成我之德故斷斷乎不可以有挾也然三者之中惟不挾貴最難而求諸古人則有可歴舉者昔魯有世卿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一曰樂正裘一曰牧仲其餘

三人之姓名則子忘之矣夫獻子之與此五人友者為何良以此五人者皆自髙其徳而視獻子之家無一毫歆羡之心者也是以獻子與之為友若此五人者或有獻子之家而不能忘其有位之勢則獻子必輕之不與之為友矣况肎自挾以友人乎是獻子之不挾貴如此進而觀之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邑惠公嘗曰吾於子思之大賢徳可以儀型者則以師禮事之矣吾於顔般之次賢

德可以切磋者則以友道交之矣若夫王順長息則事我之人也吾敢以事我者而置之師友之列哉觀惠公之言其不挾貴又如此更進而觀之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嘗慕其德而造其廬當入門之時不遽入也必唐云入公則入當坐之時不遽坐也必唐云坐公則坐當食之時不遽食也必唐云食公則食其所食者雖蔬食菜羹之薄未嘗不飽蓋敬

賢者之命不敢不飽也然惜乎終於此而已矣至於天位之所以官賢者公弗與之共也天職之所以任賢者公弗與之治也天祿之所以養賢者公弗與之食也三者皆王公所有不能推以與之而但唯諾承順此為士無爵土者之尊賢也非王公操爵賞者之尊賢也則亦止可謂之不挾貴而已更進而上之則又有堯之於舜昔者舜自側陋上見帝堯堯妻之以二女以舜為甥而館之於貳室

亦嘗就舜之館而饗舜之食其館甥也舜為賔堯為主其饗舜也堯為賔舜為主脫君臣之分更為賔主之交是以天子之貴友匹夫之微者也此其不挾為何如是則友道之極也然所以如此者豈徒以貴下賤過自貶損而不顧義之可否哉天下有一定之名位即有獨隆之道德用下而敬上謂其名位之一定貴在彼而吾貴之是貴貴也用上而敬下謂其道德之獨隆賢在彼而吾尊之是尊賢也二者

事雖不同而理各有當貴貴以尊君下敬上而非諂尊賢以尚德上敬下而非詘位非獨重德非獨輕皆義當如是而已夫既同出於義而可挾貴以待天下之士哉按此章因論朋友而遂及君臣取友之益止乎一身用人之功及于天下則君臣為尤重孟子見戰國之君繆為恭敬而不肯行其道故言用賢之道當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不僅禮貌之末而已其賓人君若待之非禮則賢者先自引避雖欲用之而

無由聖帝明王未有不虛心折節樂道忘勢而可以得賢致治者故曰師臣者王賓臣者霸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

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此一章書是論交際有可受之義折衷之聖人而論定也萬章問曰吾人處世酬酢萬事皆本於心敢問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者此何心也孟子曰有所敬於內而後有所將於外交際之與彼此相敬主於卻而已萬章曰交際固為恭矣然辭受亦所以明禮乃

或有卻之而不受者人遂以為不恭何哉孟子曰凡處人之餽未有無故而卻者如尊者有賜於我乃必竊計其從來曰彼其所取之物以餽我者果義乎抑不義乎必合於義而後受否則弗受是未免有刻薄之意鄙其物而輕其人非所以待尊者之道也以是即為不恭故直受而弗卻也萬章曰尊者之賜固不可卻而不義之物終不可受於此有善處之術當餽之來請無以言辭顯然卻之但以心測度之曰此乃

不義而取諸民者無可受之理姑託他辭以無受則在我無不義之汙在彼無不恭之嫌不亦可乎孟子曰辭郤固失之徑直心郤尤失之詭譎亦顧其交接何如耳假使其交也以道而非出於無名其接也以禮而不失之苟簡雖孔子為禮道之宗主亦受之矣何以郤為萬章曰若不問其物之所從来而但觀其交際之禮設有禦止人於國門之外而取其物者即以禦得之物與人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亦可

受與孟子曰烏乎可康誥之書有曰殺其人矣而復顛越其人之尸於以奪其貨閔然蚩頑不知畏死凡民罔不怨譈是不待教戒而即誅者也國之有法殷受於夏周受於殷莫不皆然至今猶烈烈光顯是禦得之貨如此其有罪也亦安得以交道接禮而槩論哉如之何其受之乎茍非然者亦不必苛責其所從來而堅卻之矣

曰今之諸侯取之于民也猶禦也茍善其禮際矣斯君

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

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此三節書是因言交際而論孔子之出處見聖人未嘗絶物也萬章曰禦得之貨不可受明矣然則今之諸侯虐取於民其不義也亦猶禦得者也苟善其禮以交際矣斯君子不問其可否而受之敢問何說也孟子曰今之諸侯取民固多不義然以法繩之未即至於禦人之盜也子以為有王者起明罰勑法將盡

今之諸侯而誅之乎抑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必教之不改而後誅則與禦人不待教而誅者自不同矣夫禦得之貨與取非其有雖同一不義然必禦人乃為真盜至謂取非其有為盜者乃推其類以造於義之極至耳非便以為真也且天下固有不可過求而不嫌從俗者不觀諸孔子乎當其仕於魯也魯人田獵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亦姑從俗獵較而不之禁夫獵較亦取物之非禮者尚可以從而况諸侯之交

接何遂為不可受乎萬章曰君子之仕將以道易俗今孔子從魯之俗如此則其仕於魯也固非以行道為事與孟子曰孔子身任行道之責行道之外更有何事乃事道也萬章曰既以行道為事則獵較非道宜有以禁之而乃從其俗何也孟子曰以道易俗固自有漸彼獵較供祭所以不止者由其器無常數實無常品故孔子但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器有定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供其簿中之所正則實有常品

獵較所得之物雖多亦無所用將久之而自廢矣此固聖人轉移之妙用也安可謂之非道乎萬章曰孔子既不能草弊乃委曲遷就如此是道已難行矣奚不决於去也孟子曰孔子非難於去也但世方望我以行道而更張太驟未免生人疑畏之心所以不去者盖欲小試以示人使知吾道之易行然後可以次第施焉而吾道大行之兆亦即於此卜之耳若夫兆既可行而人卒不能行其道然後不得已而去盖其去雖

不輕而志未嘗不决是以未嘗終三年之久淹留於一國也且孔子行道之心不但於仕魯見之吾歷觀其出處之跡大槩有三有見其道有可行之機而仕者有因其君能接遇以禮而仕者又有因其君有養賢之典而仕者於稽其實於季桓子執政之時君用之於上相薦之於下乃從而仕是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之郊迎致粟乃從而仕是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之餽問有禮乃從而仕是公養之仕也夫孔子為道自重

不肯苟且然苟可以仕不必明君賢相而亦就之況今諸侯之交際猶知賢者之當重奈何不為行道之計而重絶之耶可見聖賢辭受出處固不徇俗為同亦不矯俗為異然非意必固我之盡忘而仕止久速之合節者亦豈可自託於孔孟而漫無擇於其間哉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

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此一章書是言仕者各有當盡之道也孟子曰君子之仕也將以致用於時而有裨君民之大非為貧之故也然亦有道與時違家貧親老而資其祿以仕者猶人娶妻本以繼嗣非為養之故也然亦有不能親操井臼而資其養以娶者要皆不得已而然也夫君子之仕本以為道至不得已而為貧則其位祿之所

居者可無審擇於其間哉必也辭其位之尊者而居其卑附一命之末足矣辭其祿之富者而居其貧叨升斗之稍足矣如此而後為為貧之仕也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將以何者為宜乎盖為貧之仕雖不為道而亦不可以茍祿其惟守關之役譏防出入以擊柝為事者庶易稱其職而可居也試觀孔子亦嘗為倉廩委積之吏矣必曰吾司錢穀者也出納之數不可不明惟求其會計當而已矣又為苑囿芻牧之

吏矣必曰吾司畜養者也孳息之物不可不蕃惟求其牛羊茁然肥壯長大而已矣觀孔子之言如此可見為貧而仕官卑祿薄惟取其易稱職而已蓋人之所處莫不各有其當為居微末之位則國家之責任輕苟不安其分而越職妄言高論朝事非惟無益適以取禍出位之罪莫能逭矣若夫立乎人之本朝居尊富之地有行道之責此豈一官一職之比哉而乃依阿澒涊側足取容上無以裨益君德下無以康濟

斯民道之所在得行而不行亦可恥之甚也夫以越位為罪則見卑貧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見尊富非竊禄之官仕者於此亦可以自審矣雖然立人之本朝位髙禄厚有當行之道者尤宜取孟氏之言而深思之也與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

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此一章書是明士之自處與君之待士當各盡其道

也萬章曰士當未仕時無以自食藉諸侯之禄以為養宜若可為者乃不肯託於諸侯何也孟子曰士之分不敢託於諸侯也葢諸侯本有爵土不幸失國出奔而後託於諸侯以食其廩餼此在古寄公之禮也若士無爵土不得比於諸侯茍託於諸侯而食禄是以一介之士擬邦君之尊非禮之當然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固矣若君餽之粟則亦受之乎孟子曰君餽之粟如之何不受也萬章曰託之則不可餽之

則受不識受之為何義也孟子曰君之於民固有周恤之義士而未仕無異於編氓是以可受也萬章曰周與賜皆出於君今周之粟則受賜之祿則不受何也孟子曰士之不敢受賜即不敢託於諸侯之意分定故也萬章曰敢問其不敢受賜何也孟子曰周無常數此君待民之禮無常職者皆可受賜有常數此君待臣之禮無常職者不敢受故雖抱關擊柝之吏至為卑小皆有常職以食其常賜於上若士未為臣

無常職也而食常賜於上是不居臣之職而受臣之食故以為不恭而不受也萬章曰君餽之則士受之不識所餽者可常繼續否乎孟子曰士之自處固安其分之宜而君之待士則自有養賢之禮昔者魯繆公之於子思也悅其賢也亟命使者問其安否又亟命使者餽以鼎肉自以為能養賢矣但數以君命來餽反使賢者有數拜之勞故子思惡其褻也不悅於心於其卒之復來餽乃麾使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

首再拜而辭其餽曰向之君命來餽吾意君以禮賢也今而後始知君之愛而不敬特以犬馬畜伋爾蓋自是繆公悔悟不復令臺官來餽也夫悅賢所重在舉不徒在養今繆公之悅賢既不能舉而用之又以屑屑問餽之故不能養賢尚可謂之悅賢乎然則國君之所以待士者可知矣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

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此二節書見能養能舉而後盡悅賢之道也萬章曰國君養君子亟餽既不可無餽又不可數問如何斯可謂之能養矣孟子曰國君欲養君子不以君命則簡常以君命則瀆故始而餽粟餽肉以君命將之表

其誠敬賢者再拜稽首而受以重其命其後使司粟之廩人繼送其粟司肉之庖人繼送其肉不復以君命將之不使其有亟拜之勞此固國君養君子之道也若子思之所以不悅者以為君之所餽不過一鼎肉耳乃數以君命來致使已僕僕然拜賜之不暇非養君子之道也此所以麾而不受也然國君之悅賢不貴其能養而貴其能尊昔者堯之於舜知其有非常之德因待以非常之禮始則使其子九男事之以

聽其外治二女女焉以聽其內治且有百官以供其使令有牛羊以待其饍羞有倉廪以給其饔飱無一不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則繼粟繼肉不足言矣後又舉而加諸上相之位如此其隆也能養能舉悅賢之道盡矣故曰必如此乃王公之尊賢者也今天下無真能悅賢者故士亦以禮自待耳寧敢託焉以苟祿乎按孟子在當時傳食諸侯國君能養者不乏然其志在行道不可以口腹虛拘故每惓惓以能舉為

言惜乎當世終莫之用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

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此一章書是言不見諸侯之義也萬章問曰士以用世為心則以得君為念乃高尚其志不見諸侯敢問何義也孟子曰士之不見諸侯非自尊大分有所不可耳自其在國都而言曰市井之臣自其在郊野而

言曰草莽之臣二者皆謂之庶人庶人不曾傳質為臣與執贄在位者不同故守為下之分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士既與庶人等乃君召庶人而役之則往應其役君召士而欲見之則不肯往見何也孟子曰士與庶人語分則不異語道則有異為庶人者往應其役以卑承尊義當然也若為士者欲以道而見用必以道而自重倘召之而即往則枉道以徇人守已之義不如是也惟義有可有不可故士有往有

不往耳且欲知士不可往見之義當先知君欲見士之心子試言君之汲汲然欲見士者何為也哉萬章曰夫君之欲見士者為其多聞可為考德問業之資為其賢可為正君善俗之助也孟子曰既為其多聞必真知已之不足而奉之為師矣既以為師則雖天子之貴猶不敢名師而況諸侯乎既為其賢便當折節下士而就見之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反召之者也何以見君之不可召士昔者魯繆公慕子思之賢亟

見於子思曰古有撫千乘之國下友一介之士此其君為何如繆公之意葢視千乘為甚重而以友士為盛節矣子思以其心有所挾而不悅曰古之人有言人君於士當師事之豈但如君所言友之云乎吾想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君之於士論德不論位以位而言則子君之尊也我臣之卑也尊卑自有定分何敢與君友也若以德而言則子當以師道事我乃可為受益者也奚可以與我友此子思之意也夫以千

乘之君求與一介之士為友而且不可得況欲召之往見哉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

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此五節書皆申明士不可召之意孟子曰君不可以召士不但徵諸子思之言更以齊景公招虞人事觀之昔齊景公出而田獵招虞人以旌虞人不至景公將殺之孔子聞而美之曰志士固窮不忘死在溝壑

勇士輕生不忘喪其元首若虞人者可以當之矣孔子奚取於虞人而美之若是取非其招而守死不往也豈士之智反出虞人下哉萬章曰旌固非所以招虞人敢問招虞人當用何物孟子曰以皮冠以其本爲虞人之所有事也若招庶人則以旃蓋通帛爲旃質素無文猶庶人之無文采也士以旂蓋交龍爲旂象其有變化之意也惟招大夫則以旌蓋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以象其有文明之意也各有其義如此

今景公以旌招虞人是以大夫之招而招虞人虞人且死守不敢往即此推之以招士之旂而招庶人庶人亦豈敢往哉夫以貴者之物而招賤者猶為寵異之特以招非其物而不欲往況乎召使往見此招不賢人之招也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失禮而辱士甚矣其肯往乎此士不見諸侯之義也然則國君欲見賢人近則就見遠則幣聘必以其道而後可使以不賢人之招招之則是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

其入而閉之門適以拒其入也賢何由而得見乎所以然者以士有禮義之當守也夫義者事之宜一揩足而不容離如路之平正通達也禮者心之制一揩躬而不可越如門之謹嚴端直也是人人之所共由而同其出入者也但衆人每多茍且惟君子見之明守之定而獨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小雅大東之詩曰瞻彼周道其平坦如砥其端直如矢是在上之君子所為率履在下之小人所為視效者也由詩言觀

之而君子之能由是路出入是門固可知已若往應不賢人之招則是由非義之路出入非禮之門君子豈為之哉此欲見賢人者必當以其道也萬章曰君子秉禮守義固不往見如孔子聞君命召即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之往見非與孟子曰是何得輕議孔子哉孔子所以不俟駕者以其當仕而有官職之事而君亦以其官召之也若未有官職則市井草莽之臣耳豈得藉口於孔子遂輕身而往哉蓋臣有相臨

之分分之所在雖孔子不敢違士有自守之節節之所在雖虞人不可屈即同一為臣亦自有辨或爵位高卑之不同或流品清濁之殊異人君待之各以其禮而使之各盡其道則體統隆於上而廉耻勵於下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此一章書是言取善之道無窮在己不可以自足也孟子謂萬章曰君子取善之道固當博資於人尤必審度於己假如我之善行在一鄉卓然為一鄉之善士然後一鄉之有善者我皆得而友之而一鄉之善莫非我善矣進而在一國卓然為一國之善士然後一國之有善者我皆得而友之而一國之善莫非我善矣又進而在天下卓然為天下之善士然後天下

之有善者我皆得而友之而天下之善莫非我善矣夫至於友天下之善士則固通天下於一身而取善之量亦已廣矣乃其心猶以為未足又進而考論乎千百世之上稽古帝王聖賢之為人於其詩則頌之於其書則讀之然頌詩讀書而不知其為人之實則亦口耳之資而已烏乎可又必緣其世代之升降考其行事之異同帝所以為帝王所以為王聖所以為聖賢所以為賢恍如身履其地親炙其風晤對一堂

之上而古人之嘉言懿行皆我進修之藉矣謂之尚友不亦宜乎蓋至於尚友而後取善之量始造其極也已可見學問之道今人與居又必古人與處論其世豈徒欲知其人哉見唐虞之成天平地君便思為堯舜臣便思為臯夔見三代之長治久安君便思為禹湯文武臣便思為益尹旦奭上下交修孜孜不怠如此則德必日進治必日隆而古今人無不相及之嘆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此一章書是論古大臣之義守經行權各有不同也

齊宣王問為卿之道於孟子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

齊王曰名之為卿均係重臣亦有不同者乎孟子曰

不同有從同姓之中登用而為貴戚之卿者有從疎
遠之中登用而為異姓之卿者齊王曰請先問貴戚
之卿孟子曰貴戚之卿與國家有親親之恩誼共安
危同休戚若遇君有大過可以為宗社憂者則亟亟
焉盡言以諫之諫之而聽固社稷蒼生之福也萬一
不幸反覆諫之而終於不聽則不忍坐視其亡而必
更立本宗之有賢德者以代之所以存祖宗之統於
勿墜不得已而為之也是則貴戚之卿達權救變之

義如此齊王聞易位之言駭其太過不覺勃然變乎色於是孟子告之曰王勿異臣言也王問臣臣謹據古制以對若忌諱而不言則不正矣臣豈敢哉齊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孟子曰異姓之卿與貴戚之卿異一遇君之有過可以為宗社憂者亦亟亟焉盡言以諫之若不幸而反覆盡言終於不聽則忠議讜論置之無用之地上無受善之誠斯下無可仕之義安可貪戀爵祿而久居其國哉惟有奉身而退以

潔然遠去耳是則異姓之卿合則留不合則去之義如此大抵孟子所言之卿雖不同其忠君之心則一人主誠知人臣進諫本由忠愛而虛懷嘉納從善弗咈則君臣有始終之美而令聞昭於無窮此魏徵之告太宗所以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四書解義卷二十三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劉文耀

日講四書解義卷二十三

孟子下之五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

義者必子之言夫

此一章書是辨異端性惡之說也告子不知性而妄言曰今之言性者必言仁義此豈性之本然者哉自吾觀之人之生而有性猶杞柳之質一物之蠢然者也人之行事而有仁義猶桮棬之器必有待而成也人性本無仁義之名以人性而强為仁義猶杞柳本無桮棬之形乃以杞柳而强為桮棬皆人力使然而已孟子曰杞柳本非桮棬固矣但子謂以杞柳為桮

桊其能順杞柳之性不待矯揉造作而遂自然以為桮棬乎必將斬伐之屈抑之戕賊杞柳之本然矯揉造作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之性以為仁義與此言一出人皆曰仁義非有利於性而實有害於性於是相與棄仁滅義而不為是率天下之人以歸於不仁不義而為仁義之禍者必由子之言也夫蓋仁義即是人性故事父即知孝事君即知忠無有一毫勉强其有不忠

不孝者乃是氣質錮蔽而昧其本來爾告子論性惧認有生以後之氣質而不知降衷以來之本體此説一行人既以仁義為性外之物亦將視君父為性外之人毀忠滅孝廢倫叛紀何所不至其害可勝道哉孟子所以亟闢之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

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此一章書是辯異端性善惡混之説也告子以杞柳喻性既爲孟子所闢復遁其説曰人性無一定之體取而譬之猶湍水之爲物波流瀠洄而未有所之也但決諸東方則從而東流決諸西方則從而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顧其所習何如猶水之無分於

東西顧其所決何如耳性無定體水無定向一而已矣孟子曰子以水喻性不若即以水性喻人性之為切夫決東則東流決西則西流水信無分於東西矣然豈無分於上下乎其可決之而使東者必東之下其可決之而使西者必西之下也人性之原於天者本渾然而至善猶水之流於地者本沛然而就下也既名曰人一定皆善決無有不善既名曰水一定就下決無有不下蓋性有定體水有定向乃理之必然

者也然人性皆善而或有不善者何哉蓋有其故爾今夫水性本下也或摶擊而躍起之可使上而過顙或壅激而逆行之可使上而在山豈水之性不下哉摶激之勢使然也然則人性本善而有時可使為不善者豈人性本然哉特為物欲所溺亦猶水為摶激所使也柰何因人之習為不善而遂謂性無定體也哉按朱熹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性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詮孟子之義極明邪說不攻自破矣

人主知此以立教出治順其本性而不反其本性天下之人孰不勉於善而去不善也哉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此一章書是辨異端以氣為性之說也告子又曰人有此生斯有此性性之在人與生俱生若舍所謂知覺運動者豈別有性哉蓋告子前後論性不一其大

意總不出於此孟子從而詰之曰子以凡有生者即謂之性猶如凡物之白者皆謂之白更無差別與告子答曰然孟子復詰之曰白之在物者有羽有雪有玉而色則無異也今子以白之謂白是不原其物之異而惟論其色之同將謂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而無所異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而無所異與告子又答曰然觀告子之言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孟子因折之曰子謂凡物之白者皆謂之白則是

凡人物之生者皆謂之性然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
運動子將謂犬猶夫牛牛猶夫人而其性一無差別
與吾知生則人物所同性則人物各異人與物雖同
得乎天之氣以為生而實各得乎天之理以為性此
所以人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子安得混而為一
哉按書言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春秋傳言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所謂性者即此渾然同具之理至於所
稟之氣則清濁厚薄萬有各別豈獨物與人迥然不

類即人之中聖賢庸愚亦有不可強齊者告子不知理一分殊之義而誤以氣為性所以其說愈變而愈謬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内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此一章書是辨異端義外之說也告子終以知覺運動為性因復言曰人之於食即知甘於色即知悅皆生而能然者也性也即其甘之悅之之心生於内可見凡仁愛之心是由衷而出者内也非外也可甘可

悅之宜由於外可見凡事物之宜是因感使然外也非內也然則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何必强求合於義也哉孟子曰仁義一理皆吾性所固有子何故以仁爲內而義爲外乎告子曰我謂義外固自有說如彼人年長而稱之爲長不過因其長而長之非我先有長之之心猶彼人色白而我稱之爲白不過從其白於外而非我先有白之之心也由此觀之長不由乎我而由乎人事物之宜果在外矣我所以言義外

也孟子因其喻而辨之曰子以白喻長實非其倫蓋白無不同長則有不同如白馬之白無異於白人之白固已至若長馬之長不過口稱其長若長人之長則必有恭敬之心而與長馬不同不識長馬之長也竟無異於長人之長與即此長人不同於長馬必由吾心之制乃所謂義也且子所謂義者果以彼年長於我而以長者為義乎抑因彼之長而吾有恭敬之心以長之者為義乎如以長者為義則敬由乎人義

誠在外如以長之者為義則敬由中出義豈在外哉告子曰吾非以長者為義但自其長之不同於愛者觀之則仁自内而義自外耳如吾弟至親吾則愛之秦人之弟其分疎吾則不愛是愛主於我悦乎我之心則愛之不悦乎我之心人不能强吾愛也故謂仁在内也若義則異是矣均之長也楚人之長有可長吾長之吾之長有可長吾亦長之是敬緣於長凡遇長皆在所悦而未必出於吾心也故謂義在外也告

子此言是猶於長者謂義而不於長之者謂義其惑益甚矣孟子因其明於甘食之性而以耆炙之說曉之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不特於人爲然即如耆秦人之炙亦耆吾之炙而無異物之有同者也子謂以長爲悅而謂義在外然則耆炙者以炙爲悅亦將謂耆之者在外與吾之耆雖在外而所以耆之者心長雖在外而所以長之者心心旣在內而義之非外明矣孟子論義於此可謂至精事之可否雖在物

事之所以可所以否使其施之各當則在我故曰義者事之宜心之制有天下國家者欲使事事物物有條有理亦何可一日少裁制之宜哉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

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一章書是明義内之説也孟季子聞孟子義内之説而未達私問公都子曰人皆以義為外夫子何獨以義為内也公都子曰義主於敬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用吾心之敬以敬之是敬由心生不自外至故夫

子以義為在內也孟季子曰敬雖在內而所敬之人則在外試以敬長而言伯兄長於我我所敬也假令鄉人又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乎公都子曰敬以親疎為厚薄鄉人雖長疎不踰親必當敬兄也孟季子曰伯兄固當敬矣假令與鄉人同飲有伯兄在酌則誰先乎公都子曰酌以賓主分先後伯兄雖親主不先客必當先酌鄉人也孟季子曰如此可見所敬在伯兄所酌又在鄉人惟視其人以為轉移其權全不

在我是義果在外非在内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長之心本在於内而季子以為在外即如其言何難辨之有子試問之曰弟與叔父皆屬至親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必曰卑不抗尊敬叔父矣子又問曰弟為尸以象祖考則誰敬乎彼必曰弟既為尸敬弟矣子即曰既曰敬弟則叔父不得伸其尊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必曰所以敬弟者以在尸位故也蓋當其在尸位則叔父與弟皆子孫子孫以敬祖考

為重敬弟者敬祖考也子亦曰所以先酌鄉人者以在賓位故也蓋當其在賓位則伯兄與我皆主人主人以敬賓客為重敬鄉人者敬賓客也然則所敬在此者庸敬之在兄也亦猶敬叔父之常耳所長在彼者斯須之敬在鄉人也亦猶敬弟之暫矣或常或暫之間其敬皆由中出則義之在內又何疑乎孟季子聞孟子與公都子之言復曰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當敬弟時則敬弟因其人而致其敬義果在外非在

内也蓋其心猶未悟故仍執前説於是公都子就易見者曉之曰子以敬為在外何不觀飲食之事乎冬之日宜湯則從而飲湯夏之日宜水則從而飲水子以因人起敬謂之在外則將以因時酌宜所以飲食者亦在外與吾知飲湯飲水其飲雖同而冬夏之異則辨於一心是故事物之宜在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心也此其所以為義内也尚何疑於夫子之謂乎按孟子義内之辨最簡最明而告子孟季子

詞雖屢詘而意終不悟此真異端之學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與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此一章書是正言性善之旨也公都子問曰天下之言性者不一各執其說以爭辯如告子曰性無有善無有不善謂全不可以善不善名也此一說也或又曰性可以使為善可以使為不善無有一定惟顧其所習何如爾是故文武之君在上率民以善則民皆化而為好善之民幽厲之君在上率民以暴則民皆化而為好暴之民此又一說也或又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本其生稟之異而自不可移是故以堯之聖為

君而有傲象之臣不能使不善為善以瞽瞍之頑為父而有聖舜之子以無道之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乃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之仁與聖不能使善為不善此又一說也三說之不同如此皆未有以性善言者今夫子獨排衆論而曰性善然則彼之言皆非與孟子曰衆人論性皆致疑於善惡之間而我獨謂性善者非無所據也論性於無感之初至善中存似無形象之可言乃若其性之發而為情卒然勃然之間

真機畢露則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此乃吾之所以謂性為善也然情既可以為善則似莫不具為善之才乃有昏愚暴戾而為不善者蓋物欲之累陷溺其良心人為之私戕賊其真性性本善而人自底於不善耳於才何罪哉知才之善則知情之善而無疑於性之善矣紛紛之説不亦謬乎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

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
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
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
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
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
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此二節書實指情與才之善以證性之無不善也孟
子曰我謂情善而性無不善也於何見之蓋以人有

此情由有此性同此性則同此善即如惻隱之心人孰不有之乎羞惡之心人孰不有之乎恭敬之心人孰不有之乎是非之心人孰不有之乎此情之所以爲善也而實根之於性惻隱之心非他即吾性之仁主於愛者是也羞惡之心非他即吾性之義主於宜者是也恭敬之心非他即吾性之禮主於敬者是也是非之心非他即吾性之智主於辨者是也仁義禮智雖見端乎外非由外來而鑠及於我也我性中固

有之也惟其為固有之理所以發而為才無不可以為善者但人自不思而反求之已耳故曰性具於心苟思而求之則得其固有而為聖為賢不思而舍之則失其固有而為愚不肖以至於善惡相去或相倍蓰而非算數之所能計者由人自不思不求不能察識擴充以盡其才之分量也凡此者非我之私言蓋嘗徵諸詩與孔子之言矣大雅烝民之詩曰天生衆民有形氣者為物有天理者為則此民所秉執之常

性無不好是懿美之德者夫物與則有精粗之分秉與好有寂感之異而詩顧合而言之誠有深義於其間矣是以孔子讀是詩而歎曰為此詩者其知性情之道乎蓋天之生人非徒賦之以形而已得其氣以成形而有物即得其理以成性而有則未有物具而則不具者是物之則乃民之所秉執以為常性也以其性之有常故懿美之德自由中以好之達諸天下而同有其則亦達諸天下而同有其好不獨聖哲有

獨契而庸愚亦有同心也由詩與孔子之言觀之德而曰懿可以證性善矣懿德而曰好可以證性善而情亦善矣即此可知人性之皆善而彼三說者不辯而自明矣孟子前後論性善皆指其存者而言此獨舉其發者而言葢惟其發無不善故益信其存無不善反覆開譬總欲人因一端著見之明悟本來固有之理其詞愈切而其義愈顯矣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

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此一章書是實指性善之同然以見不可不反求也

孟子曰富歲之子弟多有所賴藉而為善凶歲之子弟多至於暴棄而為不善猶是子弟也而多暴異於

多賴者豈天賦富歲子弟以為善之才而不賦凶歲子弟以為善之才哉蓋凶歲衣食不足迫於饑寒禮義不暇顧而非僻之念生有所以陷溺其心者以至於多暴而然也若論其心固統性情與才而無有不善者又豈有不同者乎試即物之同者推之今夫麰麥之為物播其種而復耰以覆之其地既同樹之及時又同萌芽之發無不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已成熟矣何嘗有不同者乃其收穫不能無多寡之

異則因地之有肥磽雨露之滋養與人事勤惰之不齊也於麰麥何與哉不特麰麥為然天下之物必其類之不同則不相似耳苟凡同類之物則固無有不相似者何獨至於人而疑其有不相似乎蓋雖聖人之德大遠於凡人而究其厥初共稟是氣共受是理未嘗有所分別謂非與我同類可乎夫聖人既與我同類則性之無不善可知矣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

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
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
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
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
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
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
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
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

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此五節書是即人身之同以見人性之同也孟子曰人性之同既徵之於同類矣更即人之一身觀之龍子嘗有言曰屨之為物緣足而造織屨者不知人足之大小而任意為之雖未必一一中度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我知皆必有用決不至於為蕢也是則天下之足無有不同如此且不但足而已推之於口其

於甘旨之味亦有同耆也雖古之知味如易牙其人者不過先得我口之所以耆者也如使其口之於味全與人殊有若犬馬異物之不與我同類也則天下之人何其所耆皆從易牙之所調而共以為美也至於味天下皆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又不但口而已惟耳亦然至於聲其調鍾協律天下之人皆期必於師曠之所和而共以為美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又不但耳而已惟目亦然至於古之美色如子都

者天下之人莫不知其爲姣好之男子也若不知子都之姣者必無目之人不能見其色者也是天下之目相似也即衆體之皆同如此吾故曰口之於味天下期於易牙而知耆味無不同耳之於聲天下期於師曠而知好音無不同目之於色天下期於子都而知悅色無不同夫口耳目皆以形用者尚有所同然至於心爲口耳目之主而以神行者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此降衷之理即吾心之體處

物之義即吾心之用也雖窮理精義如聖人亦不過先知先覺得我心之同然耳何嘗别有所稟賦哉故理義之在我心不獨聖人悅之凡人無不悅之蓋根之於性同此秉彝之良則悅之於心同此懿德之好猶夫芻豢之味其悅我口也盡人皆然也舉天下之人莫不口悅芻豢則舉天下之人莫不心悅理義此理義所以為同然之心而聖人與我同類也彼為暴者自失其本心而豈才之罪哉上章既言性善本我

固有反求之而即得此又直指性之於善即如口耳目之於味聲色人人同具聖人與我初無差別以見決不可不反求奈何味則知甘聲色則知美而理義則不知好從其小體而反棄其大體哉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糵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

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此一章書是言良心之在人不可不盡存養之功也

孟子曰德性雖命於天而培養全在於人試以物觀

之齊有牛山其木茂盛吾嘗見其美矣但以近大國之郊舉國之人樵採其中斧斤伐之者衆豈能復有其美乎然其美雖失而其本猶在日夜之間氣化之所生息加以雨露之所滋潤非無萌櫱之復生焉夫何牛羊又從而牧之生之者未幾戕之者復至是以若彼濯濯然而光潔也人見其濯濯然光潔遂以牛山爲未嘗有材焉者此豈山之性使然哉亦斧斤伐之於先而牛羊牧之於後令其萌櫱無遺爾不特山

木為然也雖存乎人者孰無仁義之心哉其秉彛之良不學而知不慮而能本然之善隨感隨見一如山木之美矣顧人不能保守斵喪戕賊亦猶斧斤之於山木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然善心雖遭陷溺而善端終難盡泯其日夜之間未與物接少有静息以至平旦之時前境既往後境未來良心定然發露好惡之正與人相近者㡬希夫何旦晝之所為又皆不仁不義之事梏而亡之矣夫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

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梏之反覆展轉而不已則其夜時清明之氣日以寖薄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夜氣既不足以存則雖䩄然有人形而實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遠於人而近於禽獸也而以為斯人未嘗有天降之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使然哉亦旦晝之梏亡令其陷溺無餘爾可不懼哉

故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

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此二節書見養心之功貴乎操存也孟子曰山木之生意不息人心之生理無窮顧養之何如耳故凡天下之物苟得其培養之道則無物不長況心之生機未嘗滅息者乎苟失其培養之道則無物不消況心之萌蘖僅存無幾者乎存養之功其緊要如此孔子嘗有言曰有物於此操之則收斂而存舍之即放失而亡方其存也有時而入一瞬息而入者忽復出出

入初無定時方其入也有時在內一俄頃而內者忽在外外外內亦無定鄉如此者其惟心之謂與蓋忽動忽靜既無機緘之可測忽理忽欲又無方所之可求存之既極難而失之又極易此孔子所以危言之以警人也人可不知警醒而任其心之放而不收也哉大抵操存工夫不出乎主敬克念罔念天理人欲皆判乎此果能自强不息使此心刻刻湛然以造乎至精至粹之域則靜亦定動亦定雖日應萬變而主宰

常在乎我尚何出入存亡之足言哉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唯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為齊王用賢不專而發也昔孟子之於齊王既進見時少無以勝羣邪之交蔽而齊王之於孟子又聽信不專有以分其心於多途故孟子私論之曰君德莫大於智而智所自成雖本於性生亦由於輔導令王之不智乃理之當然無足疑怪也蓋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誘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生於陽和而悴於陰慘雖有天下易生之物若使一日暴之得乎陽和之氣少十日寒之得乎陰

絛之氣多未有不枯槁而能生者也吾見王之時罕則義理之浸灌不㴱無異一日暴之也吾退而諂諛雜進則物欲之蒙塞何限無異十日寒之也王雖善端發見非無萌櫱之生吾其如之何哉亦終於昏昧而已然此未可專為寒之者咎也亦王聽信之未誠耳今夫弈之為數特技藝之末小數也不專一其心以致極其志之所向則不得乎弈之精也如弈之名秋者通國以為善弈者也使弈秋教二人以弈其一

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言為聽一人雖聽之乃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繼弓繳矢而射以取之雖與彼人俱學於弈秋必弗若其學之精矣為是其生稟之智弗若與非然也乃心不及其專志不及其致也然則王之不智固羣邪寒之者之罪亦豈非王鴻鵠其心之過乎蓋人臣以正君為先而欲得正君之益又視君之所以信用之者之若何耳明君任賢之心誠專則君德日新賢才日進尚何一暴十寒之為害也

哉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

辟患而有不為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欲人察識其本心也孟子曰觀於人之欲惡而可以知此心之所自具者矣今夫魚之味美我所欲也熊掌之味亦美亦我所欲也其或得魚則失熊掌得熊掌則失魚二者不可得兼則熊掌較魚為尤美寧舍魚而取熊掌者也養生而不害其生我所欲也守義而不虧於義亦我所欲也其或求生則無以全義求義則無以保生二者不可得兼則

義較生為尤重寧舍生而取義者也人之所以舍生取義者何哉生本無不欲而其心之欲義更甚於生故不為苟且以得生也欲生則無不惡死而其心之惡不義更甚於死故雖當患難而甘死不辟也夫此欲惡之甚於生死者乃秉彝之良心也如使人無欲義之良心而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為得生之計者何不用也而安肎輕生如使人無惡不義之良心而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為辟患之地者何不為

也而安肎赴死由其心唯義之是欲則生而或悖於義有不用也由其心唯不義之是惡則可以辟患而入於不義有不為也然則人之生而具此秉彝義理之心也蓋亦必然而無疑者爾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羮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

加焉爲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令爲宫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令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令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此四節書是指人羞惡之本心使失其心者知所儆也孟子承上文言欲生惡死人之常情而令由秉彝之良心觀之其欲義甚於生其惡不義甚於死非獨賢者有是欲惡之心也凡人皆有之但衆人汩於利

欲而忘焉唯賢者能持守而勿失耳實則賢愚同具
並無豐嗇也於何驗之一簞食一豆羮爲物甚微而
在饑者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以生死所係宜其欲食
之急而不暇計禮義之若何矣然苟口呼而授之食
雖行道之常人弗肎受更足踐而授之食雖乞人不
以爲潔也夫當死生之際而猶惡無禮寧死而不食
可見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人人所固有之心也旣
爲人人固有之心一旦至放而不存者其由安在簞

食豆羹之微不以死生之故而遂受者辨禮義也萬鍾之富則不辨禮義之當得與否而冒焉受之將為一身計乎萬鍾於我身何所增益焉其為欲求宮室之華美妻妾之供奉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而受此萬鍾與較之所以處簞食豆羹者亦甚相遠矣凡人之切身者唯死生為重舉身外之物非可與死生並視也鄉為身死而不受嘑蹴之食今乃為宮室之美受此無禮義之萬鍾而亦為之鄉為身死而不

受嘑蹴之食今乃為妻妾之奉受此無禮義之萬鍾而亦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嘑蹴之食今乃為所識窮乏者得我受此無禮義之萬鍾而亦為之以切身者而不顧焉以身外者而必恤焉是亦不可以已乎可已而不已其於本然之良心喪失盡矣人可不以是為戒哉甚矣物欲之易昏也以不受簞食豆羹之心不受萬鍾此心不既存乎而無如見萬鍾不見禮義也斯亦甚昧於輕重大小之宜矣是故學者脩身

必自致知格物始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從事於心也孟子曰人之不可一日離者莫如仁義而能盡仁義者實是未知其切於身耳仁者何人各有自具之心而其所為心者內存夫中正外著其慈祥非以仁為之體乎則仁即

人之心也義者何人各有當行之路而其所為路者經事主乎宜變事主乎權非以義為之準乎則義即人之路也謂之人心人路則所以操是心遵是路者宜極其至矣乃舍置其路而不由放失其心而不知求其於為人之理安在不亦可哀也哉夫人若有雞犬放雖至輕之物皆知求之以期於必獲及有放心則此身無所統攝所係至重而反任其縱逸不知閑存於出入之間何其明於至輕而昧於至重也抑知

心之不可聽其放而放則不可不求耶凡學問中致知力行其事不一而其道無他心為一身之主宰能使心之得其正者順以養之心之入於邪者慎以閑之則視聽言動皆受治於心而不苟由此心正而無適非仁亦無適非義積累而上達奚難也學問之功舍求放心之外尚復有他道乎蓋人之心馳於外者欲其收而入存於内者欲其推而出推則有以見心之用而收則有以立心之體體立而後用行則存養

省察非從事學問之大原耶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警人之昧於治心也孟子曰人已之間所不容自安於屈抑者正自有在也今有無名之指卷曲而不信非關一身之疾痛與舉事之為害也如有能治之使信者則雖越秦楚相去之路不以

爲遠而求信之爲其指之屈不若人之信也果爾則凡我之不若人者皆當知所愧勉矣夫一指至小也指之屈不若人之信亦至小也猶知惡之而不肎任其屈至於心非指之可比也而失之回邪不若於人不大負上天生我之良乎乃甘爲人下而不知惡則亦闇於輕重之理矣此之謂不知類也人何不推愛指之意反而求之於心哉蓋人之與聖人同類者以心之同耳誠知反求之心存其若人者去其不若人

者擴而充之雖為堯為舜奚難哉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身之當養也孟子曰凡身之與物輕重懸殊而人之愛身多有不如其愛物者今有桐梓之二木其長而成拱成把人苟以為美材而欲生之皆知培植灌漑盡其所以養之之道至於

身三綱五常繫焉四端萬善備焉宜其養之不容自
已矣而乃內不知所以養其心外不知所以養其體
豈愛身不若愛桐梓哉中有所蔽而未嘗一思於輕
重之間也誠思之而有不知以養身為要乎蓋人非
不知極口體之養而愈養而愈失者昧於養之正也
故必使我心優游於義理而動容周旋各當其道斯
為善養耳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

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養身當知所重也孟子曰

身不可不養而又不可不知養之要也人之於身舉四肢百骸孰非其所愛護者既兼所愛則必悉加調養無尺寸之肌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肌膚不養也獨是有養之而為善者有養之而為不善者所以考其養之善與不善者豈有他術哉反之於己而審其何者為輕何者為重則自可得而知矣然我謂審乎己之輕重而知養之善不善者何故蓋衆體皆吾體也而有貴賤小大之别有貴賤小大則其輕重較然

不可耑養乎小而以小害大不可耑養乎賤而以賤害貴若使養其小者將崇尚卑鄙而日流於汙下則為小人無疑此養之不善者也若使養其大者將持守中正而日進於高明則為大人無疑此養之至善者也信乎小大貴賤之間當濬思而擇所養矣即以木言梧檟美材也樲棘非美材也今有治場圃者舍其梧檟而不養反養其樲棘則為場師之賤者焉以賤害貴者其異於此乎即以身言一指其小者也肩

背其大者也今有養身者養其一指而不忍傷乃喪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如狼之疾走而不能顧後之人也以小害大者其異於此乎人之於身誠毋容忽於貴且大者哉苟其徒事口腹而爲飲食之人則人無不賤惡之矣爲其養口腹之小體而失心志之大體也使飲食之人而能兼養大體無有失也則口腹亦軀命所關在所宜養非但爲尺寸之肌膚而已無如養小者之無不失大也人可不以小害大賤害貴

為戒也乎蓋養心志者非不養口腹也但養心志則天理為重雖飲之食之不過守其當飲當食之常養口腹則人欲為重不至極口腹之欲而滅天理不止也能不養小以失大乃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爾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此爲大人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教人以事心之功也公都子問於孟子曰天下稟形氣之正而爲人者等耳乃或有稱爲大人或有稱爲小人此何故也孟子曰人無異而人之所從有異人之所從旣有異而人遂不能無異凡人一身體有大小以大體爲身之主而一從其檢攝則爲大人以小體爲身之主而一從其徼逐則爲

小人公都子復問曰同此人則同此體乃或有從其大體或有從其小體又何故也孟子曰體之大小有辨而人之從違亦於此見焉如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故聲色之外物得以蔽之夫至不能思而蔽於外物是耳目亦一物而已以彼聲色之物接於此耳目之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所以耳目為小體也若心則至虛至靈而以思為職心率其職而勤於思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曠其職而怠於思則

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理之得失惟係於心所以心
為大體也大體小體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能於其大
者先有以立之清明而不昧强固而不移卓然為羣
動之綱維則其耳目之小者一聽命於心而不苟凡
聲色之邪不得而奪其聰明之正也能從其大體如
是則理無不全德無不備稱之為大人以此而已矣
非然而徇於耳目之私有不流為小人者哉葢體旣
有能思不能思之别則所受於天者原自有以大制

小之理奈何不予心以有所主予耳目以有所承耶

古來大聖大賢舍治心之外無他道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爲當時重勢位而輕道德者發也

孟子曰人情莫不以爵爲尊而抑知身以内自有其

甚尊者乎有稟於天而爲天爵者有授於人而爲人爵者何謂天爵心之慈惠曰仁心之裁制曰義仁義存諸己無不盡曰忠仁義施諸事無不實曰信而且樂此仁義忠信之善雖歷久而不倦性分之榮孰有榮於此者乎此天爵也何謂人爵公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時遇之隆孰有隆於此者乎此人爵也爵有天人之別則其不徒求乎爵之在世者而務反求乎爵之在身者明矣古之人有見於道德爲重是以存

乎仁義忠信之理而盡其樂善不倦之誠秖惟脩其天爵已耳初非有意於人爵也而積累既至名譽自昭公卿大夫之爵有必從焉今之人則大異於古人矣富貴利欲之心勝初亦若有事於天爵而勉强以脩之然不過藉此爲要求人爵之地及人爵既得所期已遂隨以天爵爲無用而棄之夫脩天爵以要人爵是脩之之日原先有棄之之心已不免於惑矣至得人爵而棄天爵是得之之後并不及要之之時則

惑之甚者也終亦并其所得之人爵而無以保之歸於必亡而已矣葢世豈無脩天爵而人爵不從者不知其不從者上之遺賢而理無不從也又豈無棄天爵而人爵不亡者不知其不亡者下之僥倖而理無不亡也學者亦務脩其在已之天爵可耳若人爵之從亡又何容計及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當求諸己而不必求諸人也孟子曰世之趨於勢分而忽於性分者亦甚謬矣爵位之貴爭慕而欲得者人心之所同也不知人人各有至貴於己者特弗反而自思耳柰何舍在己之貴而求在人之貴耶人之以爵位加己而後貴者不可謂不貴而非若己所自有之良貴也如趙孟為晉

之世卿能操爵以與人而使之貴亦能奪之而使之賤是貴之有待於人者安可恃乎若良貴則非人所得而操其權者矣是乃真足貴也何以見之大雅既醉之詩有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不曰飽味而曰飽德者何也德之至者和厚以居身權宜以制事所謂飽德者蓋言飽乎仁義也仁義充足則至理悅心極天下美物之饜飫莫甘於此焉若人之膏粱亦何足羨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且仁義充足則聞譽

昭著極天下被體之采章莫榮於此焉若人之文繡亦何足豔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夫飽乎仁義而不願膏粱文繡則知良貴爲足貴而趙孟之所貴不足貴矣何弗反而自思也哉蓋人惟不知己之自有至貴是以舍内而慕外舍己而求人耳誠知其有貴於己者尚何勢分之物足以易夫性分之良也與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

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為為仁而不力者言也孟子曰理欲不容兩存仁之足以勝不仁猶水之足以勝火乃必然而無疑者但今之為仁者其為之不力以暫存之天理遏無窮之人欲猶夫持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其可得而滅熄乎至火不熄則從而謂之水不勝火斯言一出而不仁之人皆以為仁不可以勝不仁而自甘於理消欲長幾希漸滅此其所為又有以

助於不仁之甚者也非惟無益於仁亦且放逸牿亡終必幷其所爲幾微之仁而亡之矣爲仁者可不以是爲戒與蓋理欲消長遞爲貞勝而欲終不可以勝理凡從事於仁者能爲必勝之計則道心自盛人心自微何患德業之不底於成哉傳曰戰勝而肥其此之謂與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之力於為仁也孟子曰仁道之期於有成也不即五穀觀之而可見乎五穀者天生之地成之而人食之誠種類之美者也然必熟而後成其美茍為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其實猶可以資日用是五穀之不容不熟也有然若仁為五德之元衆善之長亦惟在乎日新不已由勉而利由利而安使此心純然天理之流行如是以熟之而已矣不然而徇於物欲之私失其德性之良不幾與五穀

之不熟者等乎蓋仁當旣熟之後若無所容其力矣而方期有以熟之則安可聽其優游自便爲哉仁固本於天而成於人者也傳曰中心安仁又曰安土敦乎仁熟之謂與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此一章書是孟子言事必有法而後可成也孟子曰凡授受之間何者可以無法乎即以射言之持弓引

滿者彀也是射之法也從來善射莫如羿雖羿之教人射必期至於彀學羿之射者亦必期至於彀舍彀之外無以為教并無以為學也更以匠言之為圓為方者規矩也是工之法也從來良工莫如大匠雖大匠之誨人制器必示以規矩學大匠之制器者亦必守以規矩舍規矩之外無以為教并無以為學也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蓋人之於道其為有漸其進有序自灑掃應對以至禮儀威儀猶射之彀工之規

矩也君子教人非不欲一蹴而進之高深之域而必循乎次第不敢淩躐者道在則然也下學上達學者宜知所從事焉

日講四書解義卷二十三